

# 孽海涛



礼拜六小说

秦瘦鸥著

魏绍昌主编

智  
派

严禁翻印

违者必究

春风文艺出版社

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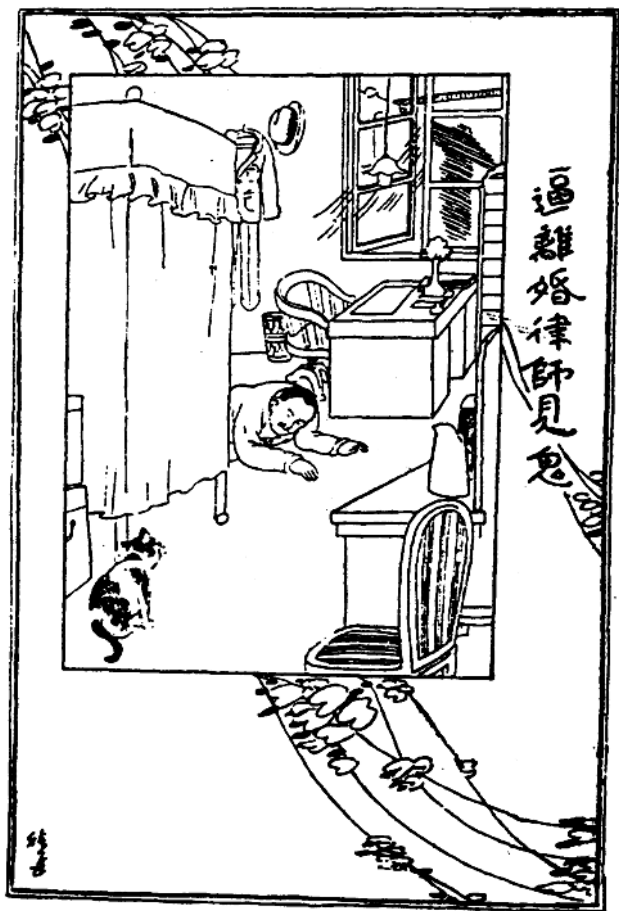
## 内 容 简 介

当北伐革命军所向披靡，直逼上海之际，江浙军阀抵挡不住，向奉鲁军乞援。奉鲁军派出的队伍抵达南京后，将防务之重任放置一边，一心想玩个畅快，不枉来江南走一遭。于是，这支队伍便开进了上海。他们一头扎进赌场与妓院。这支队伍的头头更是“十八般武艺”轮流表演：嫖妓、狎伶、纳妾、金屋藏娇……有道是“搜遍水陆名花，软玉温柔乡里乐不思蜀”。本书将这些军阀的种种丑态，描摹得淋漓尽致。

## 目 录

- 第一回 逼离婚律师见鬼  
痛单恋纨绔轻生 ..... 3
- 第二回 同病相怜张韩缔鸳侣  
他乡遇故李郭结金兰 ..... 15
- 第三回 一着占先病夫吐气  
三角恋爱弱女分尸 ..... 27
- 第四回 公理何存执法无私遭惨杀  
强权安在指挥失利走邻邦 ..... 39
- 第五回 情歌艳曲童女唱春  
嫖学赌经滑头办报 ..... 51
- 第六回 苦笔耕寒士求官  
攘政柄军阀跋武 ..... 67
- 第七回 软玉温香觞飞北里  
愁红惨绿羽撤南都 ..... 83
- 第八回 忙里偷闲追欢作乐  
祸中得福化险为夷 ..... 99
- 第九回 革命潮兴青年溅热血  
弦歌声起浪子谱新词 ..... 113
- 第十回 俱乐部票友装疯  
按摩院将军托病 ..... 127

第十一回	退谈锋老奴告密 献媚辞荡妇争宠 .....	141
第十二回	夫以妻荣听差升局长 父因子显走卒作封翁 .....	153
第十三回	霹雳起晴天铁甲无功终败北 呜咽悲末路英雄短气竟归西 .....	167
第十四回	因微嫌化友为仇 知大义投明弃暗 .....	181
第十五回	无意钻营蒙青眼 有心作合苦白头 .....	193
第十六回	情河多险浪万千鸳侣成者几人 孽海少平波十六回书权当一哭 .....	205
<b>附 录</b>		
	严独鹤先生序 .....	216
	周瘦鹃先生序 .....	217
	自序 .....	218
编余赘言 .....	魏绍昌	219



(本书插图系原版插图)

痛單戀執袴輕生



## 第一回

# 逼离婚律师见鬼 痛单恋纨绔轻生

孽海沉沦几许众生觉悟无多。惊涛骇浪起妖魔，幻出蜃楼一座。试检眼前奇事，纂成笔下烟波，魑魅魍魉似飞梭，怎禁片言道破！调寄“步虚词”。

上面这一首歪词，说来也甚可怜，只为做书的生平最不惯弄什么“楔子”、“开篇”，无奈要借他来做个引子。可是在这寥寥几行字中，并非区区夸口，诸位读者至少已可由此想见那孽海渺茫怒涛澎湃的一番奇景了。如今闲话休多。言归正传。

却说那宝山县的江湾乡自从上海日渐繁盛之后，他也居然“妻随夫贵”般的跟着慢慢热闹起来。一面既出现了洋大人的足迹，一面更弥漫了袁大头<sup>①</sup>的臭味。于是地灵而人杰，到得民国八九年间，当地便出了一位宝货。他自说是辛亥年革命伟人黄克强的嫡亲堂侄，好在黄克强已死，无可对证，尽由他说得嘴响，决没人好说他是冒牌，只累黄克强到了阴司里还不得安静。一般乡人总说要没有黄克强，黄理安必不敢如此放肆。可怜黄克强这笔冤枉帐，至今尚未昭雪。

原来这位黄理安先生者，起初本是一尊吃尽当光的三光码子，后来不知被他如何的大展了一下神通，仗着万国体育会跑马厅<sup>②</sup>的牌子刮了一二万块的体己钱，就在这镇上造了一所三进大屋，成家立业起来。又值他桃花当运，凭他那副猪头三式的尊容，竟会给一个半老佳人爱上了。

这位半老佳人原是一个十八岁就死去丈夫的寡妇，其后不甘独宿，就在外面招蜂惹蝶，坐了江湾私门头<sup>③</sup>的第一把交椅。人家因为她生得一身雪也似的白皮肤，就替她起上一个外号，叫做白娘娘。据一位好事者调查所得，与这白娘娘发生肉体爱的男性，虽无“余美颜<sup>④</sup>三千之数”。然而较诸“武则天<sup>⑤</sup>的后宫十二”，却要至少多上三四十倍。所以待黄理安入幕之时，白娘娘的春秋已交“如虎”之年了。可是黄理安别具雅癖。一经尝试，便没口嘴的说：“老蕉之味转美”。赞叹不已。那白娘娘也说奴家阅人多矣，从未有若

黄理安之奋不顾身者也。因此双方情投意合，就谈到了婚嫁问题。不过白娘娘的前夫死后还遗下一个孽种，此刻已有二九年花，一向在家很能替他令堂招待客人。如今白娘娘既要下嫁黄理安，这个油瓶便不得不拖去。幸而黄理安看在白娘娘面上，肚子真能放得像海般大，这么一个大油瓶他也欣然受之，毫无难色。自己又亲自用了两天心思，替他改名为黄小安，看待得十分优厚。白娘娘自是欢喜。从此一家三口，逍遥度日，极尽天伦之乐。

隔了两年，白娘娘又怂恿黄理安挽了个素善吹牛的周媒人，要替黄小安娶亲。这周媒人本是个棺材里伸手死要铜钱的虔婆，她瞧黄理安有的是钱。预料事成之后，谢仪是一定很丰的，便拍胸担任了下来。于是到处吹牛，逢人说谎，直把那黄理安说得像邓通般的富，黄小安像潘安般的美。无奈当初白娘娘的艳名实在闹得太响了，远近之人谁不知道黄小安是半只头的乌龟，那个还肯嫁给他充龟婆？只苦了周媒婆，足足有半年不得安寝，好容易才找到一家倒霉人家，被他带了丧门吊客<sup>⑤</sup>一同闯了进去。

说起这份人家倒是世代书香，缙绅门第，可惜传到这廖企云手里，平空遭了一场大火，就变得一贫如洗，四壁萧然，更奇怪廖企云这人真是天生的一条恶命，家产既已烧尽，妻子又中年亡去，膝下孤零零的只留着一个女儿，芳名雪贞；却生得端庄秀美，性格温和，待父之孝可不待言。只不知她前世里造了怎样的大孽偏偏会被周媒婆找到，她父亲又偏偏会糊里糊涂的将婚事答应了，活生生把一个玉洁冰清的好女儿塞到了狗洞里去。天下伤心之事，可谓莫过于此矣！

起初黄小安这孽种待雪贞尚知恩爱，后来因为他屡次要求雪贞效法他母亲那般的轻浮淫贱，而屡被雪贞拒绝，心中便逐渐不快起来。照理夫妻间的床第之私做儿子的既必无向父母诉说之理，做母亲的也决无干涉他们之理。这又要委诸廖雪贞的苦命了。偏偏碰到这一双贤母孝子。白娘娘听了黄小安的话，一晚竟摆出做婆婆的架子来，将雪贞唤进房去。雪贞还以为她必有一番庭训，忙正容端坐静声。哪知她开出口来，便像老鸨教妓女一般的高谈起房中术来，说到兴起，但见她满床扭捏，恨不得拉黄理安进来，当场做些范本给他媳妇看。可是她虽越说越有味，雪贞却已羞得面红耳赤，再也忍耐不住了，当下就一转身奔将出去，回到自己房内，正待坐下，突见黄小安像疯狗般的追将过来，双手把他搂住，接着白娘娘也像风吹荷叶般的袅袅娜娜地赶了进来，戟指着手指笑道：“你这小蹄子这般不中抬举，不肯听我的教训。



我却偏要教训你！好儿子快动吧！”不待白娘娘的话说完，黄小安已似饿虎扑羊般的把廖雪贞拖上了床。

这一来真把廖雪贞气得羞愤交加，一壁哭骂一壁没命抵抗。可佩白娘娘真是一片婆心，海人不倦，看此情形，忙走近前来打算助黄小安行强。哪知雪贞眼快，早向床前的桌子上抢了一瓶花露水，直向她面门打去，一下正中白娘娘的琼瑶玉鼻，顿时痛得她无名火飞腾十丈，大叫一声“反了”，抡起粉拳，按着雪贞狠打。那时黄小安看他尊堂吃了亏，也忙改变方针，助着白娘娘把雪贞轻轻打了几下。可是雪贞的上半身已被白娘娘连打带抓，伤了好几处了。

这一场破天荒的大闹，连黄理安也被惊动得安坐不住，急走进来死命劝了白娘娘出去。黄小安倒不爱做什么假慈悲，乘空也溜了出去。只丢下雪贞一人，哭得像泪人儿般的躺在床上。可怜她自出娘胎，从来没受过这般奇辱，左思右想，一夜天竟没合上眼。好不容易捱到天明，便强支着走下了床，随便捋了捋头发，包了三四件家常衣服，又进去回明了黄理安就坐车一直回家。父女两人见了，不免痛哭一场。

廖企云自恨当初不该轻听周媒婆之言，对雪贞甚觉惭愧。可是雪贞体质本弱，经此一番磨折，遂为病魔所乘，到晚上就起了寒热，饮食不进。廖企云虽懂得些医道，替她开方服了几帖药，然而过得两三天，病势终不见稍减。这日廖企云独自一人，正坐在客堂里长吁短叹，忧急不能自解的当儿，忽见柴扉开处，走进了一个黄理安家的当差，向着廖企云说道：“我家老爷太太吩咐小的来接少奶奶回去。”廖企云正没好气，一听这话，好比火上添油，跳起来大声说道：“我家姑娘被你们那位太太毒打了一顿，如今病得差不多了。你们少爷自己不来探望一次，反要来接她回去，真太混帐。快给我滚出去！”

那当差恰好刚从赌场里输干净了出来，此刻被廖企云这么一骂，这股怨气便一齐迁向了廖企云身上，回到黄家，就此添油加酱，搬了一派是非。白娘娘的肚子最窄，怎肯忍耐，当下就要逼黄理安去和廖企云交涉退亲。黄理安究是个男人，气虽气，却尚不肯如此决裂。两人正在争论，黄小安刚从外面打扮得花蝴蝶似的笑嘻嘻地走将进来，问明了这件事，也一意主张离婚。

原来黄小安在那晚大闹之后，对廖雪贞先还有几分不能忘情，及至第二天他在镇上一家小酒店里喝酒，被他瞅见了那掌柜的女儿，狗肚里便顿时起

了剧烈的变化，很想换一个新的来弄弄。这时他听白娘娘已先提出了离婚的动议，如何不赞成，也竭力要他干老子快去交涉。黄理安被他们催逼不过，只得仍叫那当差再到廖家去说：“如果他家姑娘三天内不回来，我们便要准备离婚了！”大凡做当差的总最怕当没钱进帐的差使，更欢喜看他们的东家闹事。那人奉了黄理安之命，老实不客气连廖家也没有去，不知打那里转了一转，回来又造了一派谎话，大致说廖企云非但不肯送他女儿过来，反把你老太爷骂了一顿。黄理安这才动了真气，决计进行离婚；又恐难于下手，想起以前自己组织的毕三党里有一个朱林村的此刻在上海做律师，可找他帮忙。于是禀明了白娘娘，搭火车赶到上海，一直找到小西门朱林村的事务所里。

朱林村一听生意上门，真好喜出望外，可是一面却尽推自己事忙，叫他去另请高明。黄理安岂不知他做作，但也不便戳穿，只得正色恳求。朱林村也怕弄巧成拙，不敢过于装假，便一口应允。黄理安就将此事之前后情形，一一告诉了他，只把自己那位尊夫人的一份角色，完全抹去。朱林村听了，不禁满口称难，呻吟道：“按照现在政府所定的‘民法’，关于男女离婚一节，双方同意还在其次，最麻烦的就是要有五十人以上的见证。单这一点就够累死我了。”黄理安要如懂得些法律的，听了朱林村这一派千古奇谈，至少可以笑个半死，必不敢再请教他。无奈黄理安字也识不上一百个，那里懂得什么民法、刑法，惟有摆出他当初做光棍时候的口吻答道：“这些我也懂得不得。总之此事全仗你老兄，多少谢仪只要你说句话。朱林村见计已售，便道：“本来律师的公费，普通代写一封信要五十两，代客接洽一次八十二两。照你老哥这件事，第一是写信，第二是由小弟代你前去接洽。我们老交情就一总算了一百两罢！”黄理安还他三十两。朱林村看他不上钩，忙跌到五十两。讲了半天，以四十一两成交。可是朱林村定要先付，黄理安推说没有带钱。朱林村又说至少请先付一半，黄理安只说没有。朱林村急了，苦求道：“你老兄就当今晚在上海多打两只野鸡，无论如何，请你先付十块钱。”黄理安这才摸了五块钱出来。朱林村抢在手里，说了几声谢谢，将黄理安送出门口，回转身来，打壁上取下他那套四季通用的西装来，拿到邻近洗衣作里花了六角小洋烫好。

这一晚又买了许多鱼肉，饱餐一顿，然后翻了一阵讲义，自以为胸中已有成竹。到明天就穿上西装，向朋友借了一只公事包，匆匆搭了火车，大早

就赶到了江湾，照着黄理安所开的地址，一直寻到廖家，打门进去，见了廖企云，便装成一副神怕鬼摇头的架子，摸出一张卡片。廖企云看见是律师，心中好不奇怪，忙道：“大律师光顾，有何见教？”朱林村不慌不忙的说道：“敝大律师此来，系代表密司脱黄理安要同先生谈判离婚。”廖企云一听，心知有异，正待回答，朱林村又抢着说道：“照民国的法律，男家提出了离婚，如果女家不肯答应，女家是有罪的。所以敝大律师体上天好生之德，特来劝老先生签字”。说着打公事包里取出一张托人预备下的离婚书来，就要叫廖企云签字。廖企云虽不懂法律，却是个知书识字的人，怎肯轻易签字。就道：“且慢，但不知小女犯了怎样的过失，他们要提出离婚呢！”朱林村心想此老倒很难对付，非给他一个下马威不可，就厉声说道：“你先生好糊涂！尊媛在黄家平日不守妇道，临行不告公婆，又私下偷了许多衣服首饰，这样还不能算犯了七出之条么？”朱林村自以为他这番言语说将出来，管教廖企云哑口无言。那知廖企云听他出言无状，一时动了老火，也不和他多嘴，伸手就把他的公事包往外一丢，立下逐客之令。朱林村不禁勃然大怒，一手抓住了廖企云的胸脯，高声嚷道：“你这老儿胆敢有婚不离婚，侮辱律师，我先请你到警察局去走一遭！”岂知廖企云毫不抵抗，昂然跟着他就走。这一着真是出乎朱大律师意料之外，自己反着慌起来；亏得他的面皮操练有素，向不知廉耻为何物，到此连忙看风转舵，一面放手，一面陪笑说道：“你老先生何必如此动真气呢？老实说敝小律师此来，实为老先生和尊媛着想。他们姓黄的本是一门畜生，令媛嫁给那小黄，何等可惜？现在他们既要离婚，你老先生真该就此答应，一来教了你尊媛，二来也算成全了敝小律师的面子。而且将来尊媛的终身，敝小律师也可略尽犬马之劳。代为努力介绍，保险不至无人拍卖。”朱林村这番软话，倒触动了廖企云的心思，更禁不起他一味苦求。一味恭维只得点头允诺。朱林村听他说出了半个可字，真比得了皇恩大赦还快活，急急将离婚书铺在桌上，亲自替他磨墨。廖企云看那离婚书倒做得很堂皇，并有“男家愿将聘金放弃”一语，于是提笔划了一个押字。

朱林村收了，再三叩谢而出，三脚两步，一口气奔到了黄家。黄理安夫妻三人看了，都很满意。朱林村又大吹其牛说：“要如没有我这般的口才，别人必办不到。”黄理安也不失信，就整整的送了他五十块钱。朱林村揣在怀里，方想辞出赶回上海去乐一天。那知门外一声大叫，但见廖企云似飞般的抢将进来，老泪纵横，破口骂道：“好个黄理安，你请了律师来强逼我离

婚。如今我女儿已气死了。我索性拼这老命不要。同你们闹个家破人亡！”朱林村看情形不妙，也顾不得那借来的公事包了，瞧左边有个窗口，就一跃而出。幸喜外面乃是田野，不管东西南北，但向前一直狂奔，连头都不敢回过去望一望；好容易被他奔到了大街上，跳进一辆出租汽车，掏出五块钱，叫车夫一直开到上海小西门。

朱林村看车子动了才觉放心。没多时候已到了他事务所，坐着喘了几口气，暗叫一声侥幸。过了一回，推想到廖雪贞被他逼死的情形，心中不由害怕起来。这事务所里，书记、当差都是他一人自兼的，哪里还有半个人？到晚上天黑之后，更觉得鬼气森森，令人不寒而栗。朱林村平时胆子很大，可是今天心中已怀着鬼胎，这胆子便无形中缩小了十分之九，胡乱吃了些晚饭，就往床上一钻，吓得电灯也不敢关，睁着大眼出神。哪知电灯公司偏和他作怪，蓦地坏了机器，电流中断。朱林村虽明知其故，然而胆子却又为此减少了一半。接着一阵大风，把那两扇长窗砰的一声吹开了来。他往外望去，但见星光之下，白墙上黑悠悠地站着一条人影，仿佛是他幻想中的廖雪贞模样。朱林村不禁狂叫一声，正待跳下床去，又听得背后一阵脚步声处，分明是冤魂出现，吓得他连救命也没叫出，就晕了过去。还算他命不该绝，隔了半晌，又清醒过来，定神一瞧，电灯也复明了，风也定了。横着心再往外面一望，墙上的黑影却仍在那里，何尝不是廖雪贞现形，乃是隔壁人家晒着的衣服，趁亮光反映了过来。背后的脚声，更非冤魂行动，好好的一头大花猫在那里进行他的剿匪工作。这才把朱林村的神志安了下去。

可是这一晚被他挨过了，自后他心中到底做贼心虚，实足有半年多不敢放大胆子睡觉。那知他虽如此苦陪小心，而廖雪贞却依然活着。原来那天廖企云在黄家大闹之后，黄理安父子被逼不过，又要将他骗出自己门墙，便假装服罪，一同回到廖家。不料刚踏进门，那老婆子笑嘻嘻的抢着对廖企云说道：“恭喜老爷，小姐已醒过来了。”廖企云不信，急进去一望，雪贞果然醒了，喜得他念起佛来，又安慰了她几句。再退出去看那黄家父子，竟早已走了。廖企云也不愿和他们再多缠，只一心把雪贞慢慢医治。雪贞自己也觉离了婚干净，心思一宽，病就日有起色了。到后来她还有一番奇遇，且待下文再表。此刻暂将她按下。

再说那黄小安自将婚事高妥之后，深感“人不可一日无妻”，于是天天不惜工本，打扮得八面风流，常在那小酒店里用酒。不过醉翁之意本不在

酒，只要那掌柜的女儿坐在那里，他便格外摆阔，大鱼大肉吃到酩酊大醉才止。若如那女儿走了出去，他就不肯使瘟，两包花生米，一块豆腐干，也要算一顿的。如此日复一日，他觉得那掌柜的女儿对自己总是若有情，若无情，不即不离，无隙可乘，心里不免着急。

一天，他看那掌柜的独自一人闲坐着，旁的客人也没有；暗想时不可失，就恭而敬之把那掌柜的请到了自己桌上，又亲自替他斟了一杯酒，开口笑道：“张老叔，你老人家真好福气，养着这么一个标致的姑娘！不知几时给我们喜酒吃？”这时要换了别人，看他这般油腔滑调，必得回他一声：“小女的事何劳下问？”抢白得他没第二句话好说。可是这张掌柜一来也是个吃了耳光又肯磕头的小人，二来他已早就测着了黄小安的心理，当下便哈哈笑道：“什么喜酒？我女儿还没对亲呢！黄小兄可有什么门路，替她做做媒吧。”这一句话正打在黄小安的心上，几乎跳起身来叫一声“得令”，立刻自荐上去。张掌柜看他乐得嬉开了嘴，话也答不出来，心里更明白到了十二分，便又说道：“可惜我这般的门第只怕没人家要”。黄小安听到这里，怎敢怠慢，急凑上去说道：“张老叔说那里话来？像你姑娘那般的标致，真非公子王孙不能消受。我们这样的人只能有看的份儿？”张掌柜笑道：“黄小兄太客气了。你家老太爷和老太太在江湾还不能算一对鼎么？如果你老兄肯赏脸，把我这孩子带去玩玩，在梦中我会笑起来呢！”这几句话真是又肉麻又有趣。黄小安听了，险些儿叫出一声岳父大人来。两人正待再闹，那女儿已打外面回来了。张掌柜说道：“阿香，过来我同你说句话。”阿香听了，花枝招展的走了过来。黄小安来不及的站起来，亲亲热热的叫了一声香妹妹。阿香却只向他点了点头，就背转脸去和张掌柜说话。黄小安立在那里，只望着阿香的油瓣出神了好一回。倒是张掌柜爱怜他的未来佳婿，忙请他归坐。阿香见了，也不由啧啧一笑。这一笑不打紧，直把那黄小安的周身两百零八根骨头一齐笑酥了。阿香原是无意，一回儿就走开了，只喜黄小安自以为“多情已博美人怜”，盘桓到晚上十点多钟才忍痛归家。

他知道阿香最爱花果，明天一早，就亲自买了一大篮芝兰、生梨之属，匆匆提到张掌柜店里。看阿香方在那小圆柜上梳头，两眼看着镜子，他进来也没瞧见。黄小安怎敢惊动她，只索捧着竹篮，恭立一旁静候。那知偏有一班人不识相，仗着与他相熟，也不管他的用意何在，大家就一拥上前，把他的一篮花果抢了个干净。可怜黄小安双拳怎敌众手，眼巴巴望着他们一哄而

散。这时刚巧阿香的头已梳好，转身见了，笑道：“你提着这空篮子敢是想学讨饭么？”黄小安很想借此机会向她哭诉一番，无奈他那双尊目偏要替他做人家，挤了好久，终不肯漏出半些儿泪水来。阿香倒已等不耐烦，自管自走了。黄小安不及挽留，垂头丧气地走出酒店，径自取路回家。

其时白娘娘还没起身，单只黄理安一人坐在大厅上，在那里算他的印子钱帐。他们干父子俩素来抱着“相敬如宾”的态度，见了面从不多说话。黄小安望他笑了一笑，就将竹篮丢过，径直进了白娘娘的卧房。撩开纱帐。但见她玉体横陈，香梦正浓。黄小安用力把她推了几下，白娘娘朦胧着一双媚眼，还当是黄理安来作耍，正待撒娇，黄小安已开口说道：“你不要尽自顾自，快替我想些儿法子吧！”白娘娘听是他公郎的声音，便睁眼答道：“什么事，要我替你想什么法子？难道你离去了妻子，要我伴你消遣么？”黄小安忙笑着把自己想娶阿香和日来的秘密活动一字不漏的说了出来。白娘娘听了，摇摇头说道：“这是你的工夫用得还不深咧！当初你还记得么？有个俞大麻子要转我的念头，足足用了一年工夫，我才答应他的，你的脸比他好些，只要肯用五六个月的细工夫，包你可以马到成功。我也没这空闲替你拉皮条，要钱这里先拿五块去吧。”说着，就伸手打枕边摸了五块钱给他。

黄小安照数收下，回到自己房里，踱了半天方步。果然老天不负苦心人，被他想出了一条绝妙好计来，急匆匆连饭也不及吃，一口气奔到小酒店里，把张掌柜引至没人之处，扑翻狗躯便拜。慌得张掌柜闪避不得，生生受了他四拜。黄小安胸中早有成竹，见第一步已成功，第二步就跪在地上，一言一泪的把自己如何思慕阿香，如何打算娶他，细细诉说出来，只差没有讲到养儿子的预备。张掌柜听他诉完，扑地也跪了下去。这一来倒把黄小安怔住了，但见他愁眉苦脸的说道：“这事我老头子休说没有半些不赞成，简直恨不得今晚就将她送给你。无奈这个小媳妇尽要自己做主。我一说起要替她对亲，她便寻死觅活和我闹个不休。所以你今天即使跪死在我面前。我也只能陪你上枉死城去找她死娘说话，别的分毫无力效劳。”黄小安还以为他装腔，连忙许了许多愿，张掌柜一味摇头道：“钱是我也爱的。只恨古人撒烂污，从没开过一次老爹带着人家强奸自己女儿的先例，吓得我也不敢做出来。为今之计，最好是你先去替她亲近，有什么本领尽管使出来。我这里也决不开你大价钱，只要彼此明白。”黄小安不等他说完，抢着问道：“吊膀子开手第一记最难，老叔可肯赐教？”张掌柜道：“你是将门之子，怎么反想不出来？

若依老夫愚见，应照兵法办理。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现在我那阿香她最受到上海去玩，你如能打这一着上下手，必有大望。”黄小安一想，固然有理，便道：“那么今天就让我去探探她的口气。”

两人席地而谈了半天，不觉都有些腿酸起来，遂重返酒店。张掌柜自去掌帐，黄小安仍独坐着吃他的寡酒，斜眼过去，看那阿香正侧倚在门边做针线。粉红的布反映到她的脸上，尤显得如花如玉，娇体欲滴，又见她一阵心痛，蹙着眉，捧着心，柳腰微折，更觉万种风流，恨不得一口将她吞下了肚去。再一会，黄小安实在忍耐不住，轻轻地过去陪笑说道：“香妹妹做得好针线。只是站着太辛苦，我替你搬只凳来吧”。说着，就搬了一只方凳过来，放在她身旁。阿香微微一笑，只不坐下。黄小安只得老着脸皮，慢慢搭讪到上海的景致上去。果然阿香很起劲，乱七八糟的同他谈了好久。黄小安顿时喜上眉梢，暗忖这一着总有八分可以成功了，就随口说道：“明天我没事，陪你往上海去玩一次。你爱乘几点钟的火车”？那知阿香正容答道：“明天我没闲。你一个人去吧。”这一盆冷水真浇得黄小安哑口无言。还亏张掌柜已听得，知道阿香的脾气不好，生怕弄僵了事情，慌忙走来打断他们的话头；又向黄小安丢了个眼色。

黄小安勉强耐着性，徐步出店，刚走得一丈多路，劈面撞见了小时候的同伴韩世杰。韩世杰虽是贫家出身，却极聪明正直，与黄小安不大相同，不过两人住在一条街上，比较还算相熟。当下韩世杰就说：“我听得你离婚之后，近来又在那里大使手段，但不知可有些希望么？”黄小安生怕他见笑，忙灌吹一阵，说阿香如何同他亲热，如何约他到上海去，差不多一月之内，阿香定要嫁给他了。韩世杰冷笑道：“我不信。阿香是出名的‘有刺玫瑰’，许多人都转不上她念头，焉肯上你的钩？怕是你的单相思吧？”急得黄小安发狠道：“好的，你且瞧着，我若娶不到阿香，必不再让你看见我！”韩世杰便一笑而去。

黄小安忍着气回家，在床上反复了一夜，决意明天去向她当面哀求，也不再和白娘娘商量。到明天打扮齐整，一溜烟赶进小酒店，恰巧店里只有张掌柜父女两人。张掌柜在那里埋头写帐，阿香蹲在左廊里洗衣服。黄小安就走过去，亲热热的叫了一声，然后打怀里掏出一只绿宝金戒来，说道：“这是我舅舅送给我的，我转送给你好吗？”阿香愕然问道：“这算什么？”黄小安蹲下去答道：“这是我的一些心意。香妹妹，你可明白我的心么？”阿

香呆了一呆，咬咬牙说道：“我明白你是好心。”黄小安快活得几乎地上打滚。那知停了一停，阿香又说道：“你可知道我的心？”黄小安正待措辞对答，不料阿香很坚决的接着说道：“我的心一点儿不欢喜你的好心。老实说，你的好心还是快些死了吧！”说完，捧着水盆走了。这一气真把黄小安气得眼花目眩，蹲着站不起来。偏是又来了一个催命鬼。你道这催命鬼是谁？便是昨天与他见面的韩世杰。见他一人蹲在地上发呆，不由笑道：“你那香姑娘呢？怎么丢你一人在这里守方砖啊？笑话，快起来先请我吃杯特别喜酒！”黄小安听了他这几句话没一个字不难受，心中又羞又气，一发狠往外就跑。还听得韩世杰在后面嚷道：“怎么逃走啦？喜酒是逃不掉的！”这两句话更痛心。要是在他以前当半只头乌龟的时候，这些气倒还受得住；此刻他在黄理安家内住了四五年，放肆得惯了，如何受得住？当晚回到家里，羞愤填胸，竟将那阿香不肯收的绿宝金戒吞下肚去，找他乌龟亲老子去了。要知黄小安性命如何，且待下回再表。



